

接合部的文学和文学的接合部

李思纯两篇散文引起的文学闲话

刘云

读到李思纯两篇散文，算是农民搬进进城进镇的题材，从旧家园转入新家园，从单一的乡村田园生活进入城市日常，新旧交汇的结果产生了故事，人物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引起我的一些想法。首先是想到几年前，还在脱贫攻坚关键时，我在一些乡村采访，看到新搬进生态移民安置点的农民兄弟，安居而不乐业，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是请政府给他们在安置点附近协调些菜地，每家几厘亩成，农民自己不种园子，吃个葱蒜茱萸都靠买，实在不是农民该过的日子。我们《安康日报》做了些报道，引起一些地方重视。随后，我在另一些安置小区看到搬迁农民有了小菜园了，他们为其命名“幸福菜园”，一家也就几厘半分地，各种应季的蔬菜都种些，一年吃菜问题就解决了，也算省下不少菜钱。搬进集镇，搬下川道，农民当然是高兴，在社区工厂上班也高兴，有了小菜园他们也是高兴的，至于“幸福”是个综合指标，有菜吃算是一项小指标，但是很有温度，碎碎账不能细算，说小了是为民办实事，说大了就是温暖民生。由此想到近年写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诗歌作品，大而化之的多，忆苦思甜的多，山好水好人更好的多，谁不说咱家乡好的多，深入贴进去用心感知广大乡村农民兄弟姐妹那源自内心的变化情感波动，那还不能释然的苦和愁，却大少了，动辄一俊遮百丑，或农村有了新变化便是一好百好，好像脱贫摘帽了“三农”问题就天下大吉了。在文学的深刻性和责任感上，看似贴近了农村民生，实则高高在上，眼中只有鲜花铺地。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化进程速度前所未有，城乡接合部油然而生。城市扩张到乡村，乡村本能抗拒，于是城乡之间在地理和心理包括在治理上都形成一个灰色地带，不同于纯粹的城市，也不同于纯粹的乡村，这个地带充满新旧交杂的故事、观念、利益、人际、治理等方面的纠葛，而之所以成为灰色地带，就是常理有时无不起作用，甚至很多时候就是治理的真空，它靠什么机制运行，实在是我们需要研究观察的新课题。观察近年文学的发展，反映接合部题材的作品鲜见，这片最本质意义的底层，最矮的民生烟尘、新旧冲撞的前沿，城乡人口迁转中最高发展大机的时代性事件，我们的文学缺乏介入，这其实也正是新时代文学的拓荒地，那里面隐藏着一个时代嬗变的密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复杂性，而复杂性也正是我们今天文学所普遍缺乏的。接合部的存在，是经济社会复杂性的体现，不可一言以蔽之。所谓接合部文学，当然不单就地理位置而言，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意义对文学观察的学术导引。

李思纯这两篇散文题材算乡村扶贫搬迁“后移民搬迁”时代存在的现象性问题，就是农民从祖居地搬迁到基础条件相对好的集镇、川道甚至县城以上的城市，但显然农民动一动是不寻常的，里面有太多大时代的契机，也不仅是一把就就灵的，故土难移，既要移生产资料，关键还得移心，事实上存在的短期性长远性问题不少。《小区种菜人》里的小区，显然就是那种靠近县城又处在郊外的脱贫攻坚和生态移民搬迁小区，文中所写两个基层乡镇退休干部在小户型种菜，其实反映的是小区移民普遍意义上的事，什么身份什么人种菜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曲折地写到了后移民时代的“不适”，读者从两个干部身上看到了“不适”中的广大群众。《冬日炉火》的主旨也一样，如果说《小区种菜人》是物质角度看人，那《冬日炉火》就是情感角度看人，一个寂寞的小区因为大门口小卖部前一盆柴火的出现，其号召力就聚起了小区人热烈的快乐海，打开了他们的心扉，里面重点写了老木匠的往事和爱情，也写了随着木匠爱情故事推进围炉的人们情感的变化——我们显然不是在谈爱情故事，而是谈到进城的移民们至少在人际交往上的真空，这涉及人心问题，群众精神世界问题，文化归宿问题，在民生是大问题，在文学是大主题。李思纯敏锐地抓住了生活的现象，赋之以血浓于水的文学关怀，因之这两篇散文写出了生活的况味也写出了文学的庄严。

李思纯是安康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以小见长，散文、诗歌写作也在状态，她的地方歌舞剧文学创作近年也有影响。她的文学创作呈现生态多样性，文学手法交相辉映，显示出成熟的写作技艺。这两篇散文，写人写事既是散文的，也是小说的，事情写得干净利落，过程如电影剪辑，不拘首尾，完全是散文的规范；人物写得音容笑貌如在眼前，调动了小说的诸多技法，《小区种菜人》两个退休的基层干部不单承担起故事情节的转换职能，他们本身就是文学意义上的人，从人物身上能看到性格冲突、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冬日炉火》中的老木匠也是文学的人物，他身上有人性的神圣感也掩不住底层人陷入卑微的委屈，这些都是小说的笔法，小说的规范。李思纯的这两篇散文从文学观察的深刻和文学表现的活性都足以支撑起可观阅读文本，是安康这些年不多的有态度的散文新作。

从李思纯这两篇散文，我想到当下我们对文学的深切观察和体味，应当从单向思维回到生活本态的多样性，生活是复杂的、多元的，生活的此在是实际的，缘在也是生命力所在，过去明天都是实体生活的决定因子。尤其是在它的模糊地带深藏着变异，那或许正是文学苦苦求索的密室所在。散文急迫需要打破陈旧的套路和程式，回到生活的厚重上来，民生观念也有大有小，有巨有微，生活既然有苦有乐，散文也就必然时间多云，不能天天都是晴空万里。同时，散文写作是文学写作中最苦最难的，最不易讨好的手艺，多样性复合性韵味和况味都是它的标配，所以散文作家本身应当就是小说家、诗人，甚至是书画家、音乐家、戏剧家，至少应当是多样艺术的爱读者、通读者。本文所言接合部的文学，就是从题材上说，要观察生活的多样性，生活的新旧结合体，尤其是那些发展中的模糊领域；文学的接合部，就是从散文的笔法上说，任何文体特别是散文，实在不要拘泥而放不下手脚，多一些跨界动作或就是生动的拗劲的加持，好的精彩的散文可以当小说读可以当诗歌读，反之也一样，诗歌和小说都应当以散文为基壤。



吴听了直乐呵。老井的水位也有些许下沉，但没有太大影响，老金为了救他的菜也开始挑水。

老吴看着老金地里已经死了一半的菜苗有些可怜他。当看到老金挑着两桶水颤巍巍体力不支的样子，又不禁不住出几分得意。

老金种菜只种自家爱吃的菜，老吴种菜只要当季有的品种他愣是每样种一些。

老吴说老金，你爱吃的那几样菜难免也有吃厌烦的时候吧？何不多选些品种来种，换口味的時候想吃啥都有！老金说，咱种菜就图个有事可做，混心焦呢，你还当真啥都要自给自足呀？老吴说，认真是辛苦，不认真也得一样的要栽苗、除草、施肥、浇水，那不如就认真点，自给自足也没什么不好！老金似乎听进去了，来年跑到蔬菜基地去找了那些七七八八培育好的秧苗小心翼翼地栽上，等长成株，老吴一看，不禁咋舌，那不是西红柿、葫芦和南瓜，还当你宝贝个啥呀！老金也不分辨。再等挂果，等成熟，却是五颜六色的圣女果、手心大的观赏小葫芦和南瓜子。老金的地头一段时间成了家长小孩科普观光的热闹之地，老吴既惊讶又羡慕，只呼自己走眼了。

老金的菜地不讲究精细规整，菜苗让它们肆意生长，藤蔓上架不去掐尖授粉，只要根苗茁壮、没有杂草、没有虫害就行。老吴的菜地讲究排面，行距相等、间距相等，该搭架的绝不让藤蔓拖地，该扶直的苗拿线扯直，绝不让它歪七扭八。

渐渐地，种菜的没悟到什么，路过的人倒是出门道。某天，有人多嘴，说，看你们种下的菜园子，一眼就能看出你们两个人的秉性……

老金和老吴听人一说，心里顿时七七八八生出被人偷窥的异样。两个人不约而同飞快地从菜园子撤出来，远远地站着，各自像审视自己绘制过的秘密地图那样，左看看右看，横看竖看。

桌、八仙桌和太师椅，小到印粮食的升斗，搓衣板、捣衣的棒槌。当然没有火盆，因为那時候还不兴打这种洋气的火盆，更没有陪嫁火盆一说。姑娘天天“小李师傅”长“小李师傅”短地叫着夸着，小李师傅心花怒放，出手的活也做得分外漂亮。转眼近两个月，眼看家具打好，油漆也快了，姑娘却不高心了。有天下工之后，姑娘当真跑到他睡的偏厦屋里问他，愿不愿意做她家的上门女婿。姑娘家就这一个独苗，之所以答应嫁给一个城里的瘸子原本是图着那一家都是吃公粮的，她小李师傅胆敢说一个愿意，姑娘说，她会立马央求父母退了城里的婚事。小李师傅原本冲着姑娘的青睐，心里还一直美美的。可姑娘这一认真，反倒将他吓住了，一句直爽话也不敢回。姑娘生气，随后几天见了她爱答不理。临走之前，他因为自己的懦弱羞愧难当，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用了半天时间用剩下的边角料给姑娘打了一个八边支角镂空雕花雕喜鹊登枝的火盆架子，代表他自己的心意送给姑娘。天知道，那是他作为木匠生涯的第一个创新，十里八乡第一个火盆陪嫁，也是做工堪称精美的火盆架子。据说，因为这个火盆陪嫁，姑娘对他念念不忘，嫁人好些年了还在托人打听他的消息。

老李头讲完，忍不住自我陶醉一番，扼着自己干枯如柴棒的腕肉叹息：那女娃儿，啧啧……面如满月，明眸似水。唉！可惜了，可惜了！

这一叹，从老李头泛着白沫的嘴角吐出来，从褶皱兜着的色眯眯的眼睛缝隙里挤出来，引得炉灶里的火捧腹大笑。这种笑谈轶事往往持续到深夜，万家灯火亮了许久开始次第熄灭，远山已经完全笼罩黑暗里，密林中的斑鸠或者猫头鹰间或发出刺耳的尖叫，虫鸣啾啾不绝于耳。

至此，烤火的人早已经脉通透，全身舒坦，也到了该散场的时候。只是渐燃渐小的炭火依然拘在火盆中间闪烁，红彤彤的一团。周围灰白而细腻，暖暖的空气中仍散发着柴火燃烧留下的特有的草木香。

人们起身伸着懒腰，感叹着这露天柴炉的好，再三五寒喧两句，各自归去。炉火安静下来，小区安静下来，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山路的路况不熟，把人跟丢了。随后，几路人马汇合，又重新组织分头行动。可是，直到晚上10点钟还是没找到嫌疑人的踪影。就在民兵和另一个民警准备返回时，他们听到“咔嚓”一声，是树枝折断的声响。回头一看，原来这名嫌疑人从毛毛路背后的树上摔下来，铁路公安民警迅速扑上去，把他摁在地上准备上铐。结果他拼命挣扎，山坡很陡，嫌疑人和铁路民警一起从山坡滚了下去。天很黑，大声喊那个民警的名字，可是一点回音都没有。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听到了枪响。

当找到他时，他躺在一块黄豆地中，动弹不得。我们问他事情经过，他说他和盗贼一起滚下山坡，结果自己先落地，落地后就人事不知了。等醒过来时，才知道自己受伤。为了求救，就朝空中放了三枪。

几名民兵找来担架把他抬到冷水车站。此时夜已深沉，没有车可以把受伤民警送往医院。打电话给上级汇报情况，安康铁路分局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调动车辆车务段电瓶车，前往冷水车站接送受伤民警，安康至冷水车站全线所有车辆靠站停放，为电瓶车让道，保证救护车畅通无阻，安康车站出口已安排好救护车等候，第一时间由我们守护铁路民兵护送安康铁路医院进行抢救。后来受伤的民警被安康铁路公安分局授予

小区种菜人

李思纯

老金年轻的时候抓了十年的计划生育，收了十年的农业税，到四十五岁上头总算提拔了一下，副乡长一当又是上十年光景。小区里大部分业主都是从附近山沟搬出来的农户，他们中很多人都认识老金，见到老金不免戏谑两句，金乡长不买城里的电梯房，跟我们乡下人住一起，是要把钱省着下崽儿呢？！老金嘿嘿一笑，红着脸辩解，我哪有钱？电梯房这辈子也买不起的。这乡下多好，清静，空气又好！别人又问，你上山下乡爬了一辈子，还住沟里，咋的山路还没爬够呀？金乡长便一副自得其乐的超然，乐呵呵地应着，这就沟口么，哪来的山路！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一辈子根都在乡下，走山路算啥呢？

老吴前四十年经历跟老金不甚相同，计划生育、收税，各占了上十年光景。后来，老吴进了镇司法所，之所以没人叫他所长，是因为他一直没当上所长，虽然他为那个乡镇的一方平安立下过汗马功劳，还获得过“省优秀公务员”的荣誉证书，但也仅仅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告室副主任，后来年纪大了，副主任也让给了年轻人，他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身份退休。老吴跟老金的不同也在于过去的身份上，但小区人厚道，称老吴为吴司法，也包含着对他曾经从事公职的敬慕。老吴在职的时候曾走东家串西家给人调解矛盾纠纷，摆平不少事情，所以小区认识老吴的人同样多，奇怪的是，却没人觉得老吴住在这个城乡接合部有什么不妥。实际上老吴比老金有钱多了，媳妇曾在车站开了几十年商店，买下的房产就有三四处，但此事只有老金知道底细，旁人看他整日穿着上十年不丢的旧衣裳，

冬日炉火

李思纯

一打开全都是相似的经历。比如读到小时候。小时候走很远的山路去学校，先是院子里两三个孩子结伴同行，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四五个，相同的事是每个人手里拎着一个火盆，火盆仍是废旧的搪瓷洗脚盆做成的，盆边打几个孔，拴上铁丝吊起来就可以拎着走了。有人火盆里埋着已经引燃的炭，刺骨的寒风能将人眼皮刮破，就连拧火盆的手也很快冻僵。有人看炭火没烧好，眼看要熄灭的样子，就抡圆了胳膊，将火盆在空中抡得飞快。随着风卷，炭火再次旺起来，炭没点着的更不打紧，一路上多的是伙伴帮忙，顺道拾一些枯草和干柴棒点燃了放在火盆里烧，美美地烧一大炉旺火，能叫同行的孩子前前后后将自己烤得浑身冒汗。等柴火燃尽，再耀武扬威地将一盆炭引燃的炭火带到学校，叫许多人羡慕。那时候的教室也还没有取暖设施，学生的火盆摆在每个人的课桌底下，为了不弄出声影响课堂，老师严禁学生脚踏火盆或者踩上火盆。但孩童时期哪有那么听话的，脚冻僵的时候就把老师的禁令抛在脑后了，悄悄将双脚提起，轻踩着火盆边缘取暖。也因此有不小心踩翻火盆的、有烤糊了布鞋底的、有火星溅到别人裤脚的……小惊吓吓不着山里野惯了了的娃们，倒是给沉闷的寒冬平添了不少乐趣。

这炉火引发的童年回忆，到了高潮部分，就是围着火盆的人各说各的“少年英雄”，有些人夸自己，有些人夸奖小，有些人惦念青梅竹马嫁到了哪一家。谁谁因为一盆火把某个不长眼的衰人打了，谁谁因为一盆火被老师罚站或是开除，谁谁因为一盆火喜欢上某个女孩子，谁谁因为一盆火替哥们背黑锅被娘打……

老李头也爱凑热闹，但他已经九十二的高龄了，莫说小时候，大概连青年时候的事都记不真切了。可他偏偏就爱听他的

结果这些人说她有精神疾病。这是我执勤区域，害怕在这里出事丢了工作。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朝前冲去，一个箭步上了轨道把这个妇女推出轨道外。就在我刚扑出轨道时，火车就飞驰而过。我听到了车轮与轨道啾啾的摩擦声，看见火星四溅。火车司机已紧急刹车，但火车的惯性大还是没刹住。旁边的人惊呼，好危险，你真的不要命了！

二班守护的是白河一号隧道口，在县城小河口。因此，二班经常参加一些城市治安巡查，抢险救灾。记得有一次靠在河街码头上的两只货船的龙须草突然起火，武警驻白河县中队第一时间赶赴火灾现场奋力扑救，我们二班守护铁路民兵闻讯后，除在家执勤外，其余民兵全部赶到现场，全力以赴配合武警官兵扑灭大火。像这样的事例还很多。

我在二班执勤的时，发现很多县城居民喜欢

在白河守护铁路的日子

柯常安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转眼间，我离开白河县守护铁路民兵一连已经快30年了。我感觉那些往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可见。记得一天清晨，门前的大树上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不一会邮递员给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白河县人武部护路办正式通知，让我在3日内到白河县守护铁路民兵二班上岗执勤。我由一名农民摇身变成一名身背钢枪的执勤民兵。在上岗之前，接受了简短的军事培训和日常工作职责方面的知识培训。

我所在的二班，地处白河县城小河口，人流量大，难管理。我上岗执勤的第二天就遇到一件事情。当时我背着枪坚守在执勤点。当听到火车洞里有火车迎面来时，发现前边铁路中间站着一名妇女，她朝着迎面而来的火车招手示意火车停下。我吓了一跳，刚好旁边轨道外站着几个人，我大声呼喊，请他们把这名妇女拉下来，

